

安徽宣城福川吴语词汇研究

茆雯婷

暨南大学华文学院, 广东 广州

收稿日期: 2026年4月15日; 录用日期: 2026年5月18日; 发布日期: 2026年5月28日

摘要

福川方言是宣州吴语片中相对独立、极具特色的一种方言。本文通过田野调查法、描写法与比较法相结合, 系统展示福川方言的词汇特点, 通过深入探讨福川方言与普通话的差异, 得出以下四点认识: (1) 福川方言词汇在语素选择与音节构成上与普通话差异显著; (2) 福川方言词汇义位多于普通话的现象较为普遍; (3) 福川方言词汇保留了大量的古语词, 古典气息浓厚; (4) 福川方言新老派之间存在词汇使用上的差异。本文旨在为宣州吴语词汇研究提供详实的语料, 也为濒危方言的保护与研究提供参考。

关键词

福川方言, 宣州吴语, 构词特点, 词汇比较

Vocabulary Characteristics of Xuancheng Fuchuan Dialect

Wenting Mao

College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Culture, Jinan University, Guangzhou Guangdong

Received: April 15, 2026; accepted: May 18, 2026; published: May 28, 2026

Abstract

Fuchuan dialect is a relatively independent and distinctive variety within the Xuanzhou Wu dialect area. This paper employs field investigation, descriptive analysis, and comparative methods to systematically examine the vocabulary characteristics of Fuchuan dialect. By exploring the differences between Fuchuan dialect and Mandarin Chinese, four major findings are drawn: (1) Fuchuan dialect differs significantly from Mandarin in terms of morpheme selection and syllable structure; (2) The number of sememes in Fuchuan dialect tends to exceed that of Mandarin; (3) Fuchuan dialect retains a considerable number of archaic words with a strong classical flavor; (4) There exist notable differences in vocabulary usage between the older and younger generations of Fuchuan dialect speakers. This study

aims to provide detailed linguistic data for research on Xuanzhou Wu dialect vocabulary and to contribute to the preservation and documentation of endangered dialects.

Keywords

Fuchuan Dialect, Xuanzhou Wu Dialect, Word-Formation Characteristics, Lexical Comparison

Copyright © 2026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4.0).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Open Access

1. 绪论

1.1. 宣州吴语研究

宣州吴语是吴语重要方言片之一,主要分布在安徽省长江以南、黄山九华山以北青弋江秋浦河流域,即唐代宣州总管府所辖地区,包括黄山市黄山区旧太平县、石台、泾县、铜陵、繁昌、芜湖县,以及郎溪、广德、宁国、南陵、宣州区、当涂、青阳、池州等县市的农村,江苏省南京市的溧水区偏南部分和高淳区西部也属于宣州吴语范围。由于地处吴语区西北边缘,加之与周边方言长期接触,宣州吴语形成了有别于太湖片吴语的独特面貌,历来受到学界的广泛关注。

郑张尚芳在 1986 发表的《皖南方言的分区(稿)》中指出宣州吴语具有吴语的基本特征,其大部分方言古全浊声母今读自成一类,与古全清、次清声母的今读对立。此外,宣州吴语的浊塞擦音大都已转化为擦音,这种塞音成分弱化以及气音化的现象,是宣州话区别于其他吴语的重要特点[1]。在宣州吴语的语音研究领域,谢留文(2018)的《宣州片吴语古并母字的演变及相关问题》对宣州片吴语古并母字的历时演变规律进行了深入探讨[2]。此外,袁丹(2023)在《宣州片吴语全浊声母的音变》一文中进一步就古全浊声母的共时变体及历时音变路径作出了详细分析,丰富了宣州吴语音系研究的理论深度[3]。蒋冰冰(2000)、朱蕾(2009)等学者也先后讨论过宣州吴语古全浊声母的今读及演变问题[4][5],从不同角度呈现了这一核心音系现象的复杂性。

在个案方言的研究方面,沈明(2016)的《安徽宣城(雁翅)方言》是近年来宣州吴语研究的重要成果之一[6]。该书记录了大量语音、词汇、语法等方面的资料。同样值得关注的是刘祥柏、陈丽发表的《安徽泾县查济方言》[7],该研究以泾县为调查点,指出泾县的吴方言在《中国语言地图集》中属于吴语宣州片铜泾小片,泾县东乡、南乡与西乡各片方言在语音上存在一定差异。赵日新(2008)在《方言》发表的《安徽省的汉语方言》则从宏观层面对安徽省内宣州吴语的分布格局与归属问题作出了综合性阐述[8]。

综上,学界对宣州吴语的考察主要集中于语音层面,尤其是以全浊声母演变为核心的音系比较研究,而对词汇系统的专题性描写与分析则相对薄弱。词汇研究不仅能揭示方言的历史层次与文化积淀,更能从不同维度反映方言的整体面貌与社会变迁。

1.2. 福川吴语概况

福川村隶属于安徽省宣城市宣州区,位于文昌镇最南端,与南陵县、泾县交界,全村总面积近 11 平方公里,人口约五千人。福川村所属的文昌镇,位于安徽省宣城市宣州区,东与寒亭镇接壤,南连杨柳镇,西邻芜湖市南陵县弋江镇,北接芜湖市芜湖县,距市区 25 千米,是安徽省宣城市的西大门。

据《中国语言地图集》(2012 年,第二版)[9],文昌镇方言属于宣州吴语。据《中国移民史》记载,

历次战乱导致宣城境内人口锐减，北方移民大批迁入，官话渗透逐渐加剧[10]。据《宣城县志》《中国移民史》等记载，宣城本来属于吴语区，因历史上多次战乱导致境内人口急剧减少，而迁徙境内的外地人不断增加。后经战争、瘟疫导致人口数量大大减少，鄂、豫等省和安徽北部等县有大量移民入境。随着时间的推移，城区人大多说江淮官话，只剩少部分圩区和山区的人保留吴语，这一宝贵的方言正受到冲击。福川村位于文昌镇最南端，距离城镇8公里，其中相隔贾公、沿河、施田三个自然村，因此较为闭塞，受到城镇语言的影响较小，仍然保留着宣城的土著方言，村子里的人们仍然用宣州吴语交流。

1.3. 研究意义和研究方法

方言是语言的地方变体，保护方言多样性是维护语言生态平衡的重要举措。宣州吴语作为当地土著方言，却不断受到江淮官话的渗透。如今，宣州吴语正在逐渐消亡。当前方言词汇的调查与记录工作仍严重滞后于语音研究，亟需引起学界重视。虽然宣州吴语的研究近年来渐渐受到关注，但是研究大多将重心放在语音上，而忽略了词汇角度的研究。本文描写福川吴语词汇面貌，总结福川吴语的特点，为保存福川吴语 21 世纪初的实态面貌提供珍贵语料，也为宣州吴语词汇的深入比较研究提供参考。

本文主要采用描写法、田野调查法、图表法、比较法对福川方言进行研究。

描写方言的词法特征，主要探究方言在构词和词义上的特点。笔者先进行方言记录，记录内容以《中国语言资源调查手册》为基础对福川吴语进行描写。围绕《中国语言资源调查手册》对福川方言的词法特征展开调查，再将调查所得材料整理归纳成福川方言词汇的特征。通过将福川方言词汇特征的结果与普通话进行比较，最后总结出福川方言的词法特征。

在田野调查过程中，本文选取两名福川村本地发音人作为主要调查对象，以保证语料的真实性和代表性。两名发音人的基本情况如下：

发音人茆 XX，男，65 岁，福川村本地人，长期居住本地，受教育程度为小学，日常生活中主要使用方言交流，属于老派方言使用者。

发音人茆 XX，女，28 岁，福川村本地人，长期居住本地，受教育程度为初中，日常生活中普通话和方言均有使用，属于新派方言使用者。

1.4. 标记和符号说明

无本字或本字待考，则以同音字右上角加“=”表示；无本字或无适当同音字写的音节用“□”表示。

2. 福川吴语的构词特点

2.1. 词形特点

词形也就是词的外在形式，这是汉语方言差异最直观的表现，对词形的比较需要基于相同的词汇意义。以下将通过构成语素、音节构成、和构词方式三个方面比较福川方言和普通话词汇在词形上的差异，总结出福川方言词汇的词形特点。

2.1.1. 构词语素不同

(1) 语素选择不同

语素选择的差异是指福川方言和普通话选择不同的语素来指代表达相同的事物，这样一来，福川方言和普通话就形成了意义相同而形式不同的词，具体表现为下面三种情况：

① 部分语素不同，见表 1。

Table 1. Examples of partial morphemic differences between Fuchuan dialect and mandarin
表 1. 福川方言词和普通话词部分语素不同的举例

福川方言词	普通话词	福川方言词	普通话词
打油	买油	兴田	种田
娘舅	舅舅	蜜子	蜜蜂
家公	外公	家婆	外婆
明朝	明天	昨朝	昨天
上昼	上午	下昼	下午
落雨	下雨	落雪	下雪
手巾	毛巾	白刀	菜刀
弹=灰	灰尘	将才	刚才
树窠	树林	差人	坏人

② 所有语素不同，见表 2。

Table 2. Examples of complete morphemic differences between Fuchuan dialect and mandarin
表 2. 福川方言词和普通话词所有语素不同的举例

福川方言词	普通话词	福川方言词	普通话词
七腔=	彩虹	剃头	理发
马=马=	老婆	结子	口吃
假马=	故意	拉霍	闪电
日里	白天	芦稷	高粱
驰=猛	潜水	角子	硬币
锤子	拳头	荷包	衣袋
晚娘	后妈	胶筒	雨鞋
刮=淡=	聊天	上冻	结冰

(2) 语素顺序不同

福川方言中，存在部分语素跟普通话中语素的组合顺序恰好相反的现象。见表 3。

Table 3. Examples of differences in morpheme order between Fuchuan dialect and mandarin
表 3. 福川方言词和普通话词部分语素顺序不同的举例

福川方言词	普通话词	福川方言词	普通话词
鸡公	公鸡	鸡母	母鸡
闹热	热闹	宵夜	夜宵
欢喜	喜欢	要紧	紧要
气力	力气	补贴	贴补
起早	早起	挂记	记挂

(3) 词缀不同

词缀是自身无法独立构成词的语素，因而必须黏附于词根。词缀的三个典型特征是意义虚灵、定位和类化。与普通话相比，福川方言中词缀的运用范围较为狭窄，绝大多数只用于名词，主要有：“子、头、家、佬、胚”。钱乃荣(1992)指出，吴语中的词缀系统是吴语区别于官话的重要标志[11]。刘丹青(2017)认为，这些词缀大多经历了从实词到词缀的虚化过程，其意义已经高度语法化[12]。

① 后缀“子”

有的普通话词在福川方言中加上了“子”后缀，见表4。

Table 4. Examples of mandarin words with the suffix “-zi” in the Fuchuan dialect
表 4. 普通话词在福川方言中加“子”后缀的举例

福川方言词	普通话词	福川方言词	普通话词
裤头子	裤头	老鼠子	老鼠
壁虎子	壁虎	鱼肚子	鱼肚
眼睛珠子	眼珠	嘴巴皮子	嘴唇
虾子	虾	蚂蚁子	蚂蚁
叶蝶子	蝴蝶	笔头子	笔尖
棉花桃子	棉花	衣裳架子	衣架

福川方言中还有一些名词是词根重叠之后加“子”构成的，例如：围围子(围嘴)、网网子(蜘蛛网)。除了一些普通话词在福川方言中加上了“子”后缀，也存在着有一部分有“子”后缀的普通话词，在福川方言中反而去掉了“子”缀，见表5。

Table 5. Mandarin words with the suffix “-zi” omitted in the Fuchuan dialect
表 5. 普通话在福川方言中去掉“子”后缀的举例

福川方言词	普通话词	福川方言词	普通话词
领	领子	沙	沙子
虫	虫子	袋	袋子
稻	稻子	盖	盖子
豆	豆子	鸭	鸭子
笼	笼子	饺	饺子

② 后缀“头”

福川方言中，后缀“头”可以加在动词性、名词性和形容词性成分之后，有帮助这些成分构成名词的作用。部分“头”的本义在福川方言中尚未完全虚化。例如：日头(太阳)、火头、拳头、石头、笔头、锄头、梳头。

其中，“火头、笔头”等表抽象意义，一般和“大、小、好、多、快”等单音节形容词搭配成句。例如：你看看这火头好大；笔头快(指用笔写字时出油顺畅)。“梳头”是福川方言中比较有特色的词，这个词在普通话中作为动词使用，但是福川方言中是名词，即梳子。

③ 后缀“家”

“家”在福川方言中是指人的后缀，例如：人家、自家(自己)、娘=妮=家(小男孩)、妹=妮=家(小女孩)、

丫头家(小女孩)、老人家、内监²家(妇女)、男子家、妈妈家(已婚妇女)、姑娘家(未出嫁的年轻女子)、仙家(神仙)，“仙家”在福川方言中含有一种讽刺意，例如：他现在都不吃晚饭，成了仙家了。

④ 后缀“佬”

福川方言里“佬”是带有贬义或者戏谑色彩意味的指人名词后缀，表示具有某种特征的人，例如：好吃佬(馋嘴、爱吃的人)、赌博佬(嗜好赌博，嗜赌如命的人)、好佬(对于某方面特别擅长、痴迷的人，多含贬义，指不好的习惯与行为，如：他可是赌钱方面的好佬。)

⑤ 后缀“胚”

“胚”常常用在名词、形容词后面，表示具有某种特征的人，多含贬义，例如：懒胚、下流胚。

⑥ 后缀“煞”

“煞”是吴徽语中一个很有特色的词缀，保留了古汉语的特点，表示程度的加深。例如：气煞、冻煞、累煞、饿煞、干煞(很渴)、快活煞等。

2.1.2. 音节构成不同

(1) 音节数量不同

① 福川方言中部分单音节的词汇在普通话中却是双音节的。见表 6。

Table 6. Examples where Fuchuan dialect words are monosyllabic while mandarin are disyllabic

表 6. 福川方言词是单音节而普通话词是双音节的举例

福川方言词	普通话词	福川方言词	普通话词
饭	米饭	莞	树桩
索	绳子	片	尿片
面	面条	咳	咳嗽
睬	理睬	糟	垃圾
秧	秧苗	啼	喊叫
豆	豆子	海	螃蟹
盘	玩弄	尖	小气
巧	便宜	伞	雨伞
拣	挑选	片	尿布
窍	原因	偏	偏僻

② 福川方言中部分双音节的词汇在普通话中却是单音节的。见表 7。

Table 7. Examples where Fuchuan dialect words are disyllabic while mandarin are monosyllabic

表 7. 福川方言词是双音节而普通话词是单音节的举例

福川方言词	普通话词	福川方言词	普通话词
豺狗	狼	腰子	肾
咸盐	盐	冰冻	冰
鞋子	鞋	杏子	杏
虾子	虾	枣子	枣
向前	先	雪梨	梨

③ 福川方言中部分双音节的词汇在普通话中却是多音节的。见表 8。

Table 8. Examples where Fuchuan dialect words are disyllabic while mandarin are polysyllabic
表 8. 福川方言词是是双音节而普通话词是多音节的举例

福川方言词	普通话词	福川方言词	普通话词
好天	好天气	做屋	盖房子
捉鸡	买小鸡	泄滂	拉肚子
挂水	打吊针	葵花	向日葵
打呼	打呼噜	耍得	不知道
躲猫	捉迷藏	包菜	包心菜
青菜	大白菜	好险	差一点

④ 福川方言中部分多音节的词汇在普通话中却是双音节的。见表 9。

Table 9. Examples where Fuchuan dialect words are polysyllabic while mandarin are disyllabic
表 9. 福川方言词是多音节而普通话词是双音节的举例

福川方言词	普通话词	福川方言词	普通话词
肚子眼	肚脐	眼泪水	眼泪
老子娘	父母	鱼肚子	鱼肚
眼睛屎	眼屎	七月七	七夕
零碎钱	零钱	和尚庙	寺庙
手指头	手指	嘴巴皮	嘴唇
手捏子	手绢	圆蝙蝠	蝙蝠
脚趾丫	脚丫	芫荽菜	香菜
长痧子	中暑	貉毛骚	狐臭

⑤ 福川方言中部分双音节或多音节的词汇在普通话中找不到与之相对应的词，而以短语或句子的形式呈现，这是因为福川方言多通俗词语，在构造形式上没有普通话那么简洁明了，多为两个及两个以上词的补充式或扩展式，因此只能用一些较长的短语来表达。见表 10。

Table 10. Examples where Fuchuan dialect forms are mono- or polysyllabic words while mandarin equivalents are phrases or sentences
表 10. 福川方言中是单音节或多音节词而普通话中是短语或句子的举例

福川方言词	普通话词	福川方言词	普通话词
脚巴底	脚底	手巴心	手心
衣裳架子	衣架	肚脐眼	肚脐
眼睛皮	眼皮	辣吾椒	辣椒
眼泪水	眼泪	棉花桃子	棉花
嘴巴皮子	嘴唇	新娘子	新娘
眼睛珠子	眼珠	脸貌子相	相貌
毛线衣裳	毛衣	车轮子	车轮
喉咙骨	喉咙	肩搭骨	肩膀

(2) 叠音与非叠音的差异

叠音构词法同时存在于普通话和方言中，不同点就在于个体和数量的差异。福川方言中叠音构词的显著特征是 ABB 式，下面是一部分福川方言中 ABB 式的叠音词与普通话词的比较，具体例子见表 11。

Table 11. Examples of Reduplication vs. Non-reduplication differences between Fuchuan dialect and mandarin

表 11. 福川方言与普通话词汇叠音与非叠音差异的举例

福川方言词	普通话词	用例
苦茵=茵=	苦	这个瓜没熟得好，吃起来苦茵=茵=的。
干巴巴	干	你就晓得干巴巴得讲，没哪个听。
酸唧唧	酸	这盘腌菜估计馊了噶=，酸唧唧的。
甜丝丝/咪咪	甜	这个瓜吃起来甜丝丝的。
汗津津	汗	你看看你哄得身上汗津津的。
干瓢=瓢=	干	这个橘子干了噶=，吃起来干瓢=瓢=的。
黑漆漆	黑	外头都黑漆漆的了。

2.1.3. 构词方式不同

构词法指的是语素组合的方法，人们在对构词材料加以利用的基础上构造出新的词汇。研究构词法有利于揭示词语内部的词法特点。构词法有三大种类，即复合式、附加式和重叠式。福川方言在构词法上和普通话没有太大的不同之处，差异性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1) 在福川方言中是复合式构词，而在普通话中是附加式构词，见表 12。

Table 12. Examples where Fuchuan dialect uses compounding while mandarin uses affixation

表 12. 福川方言中是复合式构词而普通话中是附加式构词的举例

福川方言词	普通话词	福川方言词	普通话词
夹钳	钳子	舌挑	舌头
衣领	领子	板栗	栗子
絮窠=	褥子	喉咙	嗓子

(2) 在福川方言中是加“子”缀词，而在普通话中是双音节复合词。见表 13。

Table 13. Examples where Fuchuan dialect Uses “-zi” suffixation while mandarin uses compounds

表 13. 福川方言中是加“子”缀词而普通话中是双音节复合词的举例

福川方言词	普通话词	福川方言词	普通话词
手捏子	手帕	纸壳子	纸板
会子	时候	裤头子	短裤
牙刷子	牙刷	手架子	手肘
背搭子	坎肩	妹子	妹妹
腿肚子	小腿	饺子	馄饨

(3) 在福川方言中存在大量重叠式构词，重叠现象是宣州吴语特色之一。

① 名词的重叠，如：网网子(网)、鼠鼠子(蜘蛛)、围围子(围嘴)、妈妈头子(乳头)、粑粑(大饼)、月亮

粑粑(月亮)、搭锅锅灶(过家家)、河沿沿子(河沿)。

② 形容词重叠,如:甜丝丝/甜咪咪(形容有一点甜)、酸叽叽(形容酸)、苦茵茵(形容苦)、红皙皙(红彤彤)。形容词的重叠在表达上有程度加深的作用,福川方言中“甜”、“酸”、“苦”之类的词也有,但重叠之后则程度加深。这类现象会在第三章中具体说明。

③ 量词的重叠,多用于强调数量少、程度轻,例如:亩把亩田、个把个人、里把里路、只把两只、回把两回、块把两块。

据曹志耘(2008),汉语方言中的名词重叠主要分布于西北、西南方言[13]。曹志耘(2011)将这种地理分布类型总结为“阿那线型”分布,“阿那线”指内蒙古兴安盟的阿尔山市至广西百色市那坡县之间的连接线。单音节名词在“阿那线”以西存在重叠用法,在“阿那线”以东,除湖南西南部有重叠以外,其他地区都不能重叠[14]。从地理位置上看,宣州吴语显然处于“阿那线”以东,福川方言,乃至宣州吴语存在丰富的名词重叠是值得关注。

2.2. 词义特点

2.2.1. 词汇意义特点

词的词汇意义指的是词所表示的内容,即客观世界当中的事物、现象或关系。随着语言的发展,福川方言中的很多词汇所指的内容和普通话存在较为明显的差异,本文主要从以下三个方面展开分析:义位多少、意义范围大小、所指的对应关系。

(1) 义位多少

高然(1999)提出的方言词汇比较三维框架(词形、词义、构词法)为义位比较提供了方法论基础[15]。方言与普通话在义位多少上的差异往往根源于双方对事物认知视角的不同,这种差异反映了方言与通语在概念化世界方式上的分异。

① 义位多于普通话

福川方言中的含义比较广的词语,在普通话中的含义却比较窄,例如:

【伤】除了普通话指受伤,福川方言中的“伤”也表示“腻了、够了”。例句:他这段时间喫鸡真喫伤了。(他这段时间吃鸡吃够了。)

【老板】在普通话里指工商业的主人及其代理人,除了这个意思,“老板”在福川方言中也指丈夫。例句:渠家老板昨朝到田里去噶。(他丈夫昨天去田里了。)

【差】在普通话中表示“不好,不够标准”,但是在福川方言中“差”还有“坏”的意思,例如在福川方言中,没有“坏人”这个词是“差人”,例如:渠这个人差得很。(他这个人坏得很。)

【讲】普通话中表示“说,谈”,但是在福川方言中,“讲”还可以表示“批评”;除此之外,“讲”在福川方言中还可以重叠起来表示“劝”的意思,例如:你有空的时候倒是讲讲他。(你有空的时候倒是劝劝他。)

【摸】在普通话中指“抚摸”,而福川方言中“摸”还表示“动作慢,磨蹭”。例句:渠做事摸得很,都急煞人了。(他做事很磨蹭,都急死人了。)

【茶】在普通话中指“茶水”,而“茶”在福川方言中还指“开水”。例句:忙到现在茶都没喝上一口。(忙到现在一口水都没喝。)

【粉】除了普通话中表示的“粉色”,福川方言中“粉”还可以用来形容瓜果等食物的口感。例如:我家今年兴的山芋好粉。

【清】在普通话中作为形容词表示“清澈”,而在福川方言中还有“过水”的意思,这时的“清”用作动词。例句:这一盆衣裳还要再清一把。

【作孽】除了在普通话中表示“做坏事”之外，“作孽”在福川方言中也有“可怜”的意思，前者用作动词，后者则用作形容词。例如：各个老人家是作煞孽的个人。(那个老人是个可怜的人。)

【糟】“糟”在福川方言中除了表示酒糟外，还可指垃圾，进一步引申为形容词，表示肮脏，例如：你不晓得我今朝从这里扫噶多少糟出来。(你不知道我今天从这里扫了多少垃圾出来。)渠把家里头搞得糟死噶。(他把家里弄得脏死了。)

【味道】在普通话中指“味觉所体会到的滋味”，但是在福川方言中可以指气味，例如：这个屋里一股味道。

【快活】除了在普通话中指“高兴快乐”之外，福川方言中的“快活”还表示“身体舒服”，如“不快活”指生病；“快活”一词同时也可以表示“家境富裕”，如：渠家里肯么快活。(他家里肯定很富裕。)

② 义位少于普通话

福川方言中的含义比较窄的词语，在普通话中的含义却比较广，例如：

【面】在福川方言中仅表示面条，在普通话中除了表示面条，也表示面粉。

【炭】在福川方言中仅表示木炭，在普通话中除了表示木炭，也表示煤。

(2) 意义范围大小

① 意义范围小于普通话

一些词在福川方言中的词义范围比较狭窄，而在普通话中词义范围比较宽。例如：

【蛋】“蛋”在福川方言中只能表示鸡蛋，而在普通话中可以指各种的蛋。

【酒】在福川方言中只指“白酒”，而在普通话中可以泛指所有的酒。

② 意义范围大于普通话

一些词在福川方言中的词义范围比较宽，而在普通话中词义范围比较狭窄。例如：

【心】在普通话中是“心脏、中心”的意思，而在福川方言中“心”可引申指“馅儿”，如汤圆心(汤圆馅)、包子心、饺子心等。也可以指长辈对小孩的爱称，例如长辈会称呼小孩为“我的心”。

【脚】在福川方言中指人的整条腿，而在普通话中只表示人或动物的腿接触地面、支持身体和行走的下端。例句：走一天我脚都稀酸。

(3) 所指的对应关系

福川方言中部分词的词义和普通话完全不同，这是由于词义发生了转移。例如：

【泡泡糖】在普通话中指以天然树胶和糖加工而成的一种口香糖，在福川方言中指由谷物制作而成的零食。

【香油】在普通话中指芝麻油，在福川话中指菜籽油。

【挑子】在普通话指挑的担子，而在福川话中指调羹。

【作孽】在普通话中指“干坏事”，而在福川话中是“可怜”的意思，例如：这一家人看着真作孽。

【停当】在普通话中表示妥帖、妥当，而在福川话中是指“女子聪明能干”的意思。

【鸭子】在普通话中表示动物“鸭”，而在福川方言中表示“鸭蛋”。

2.2.2. 色彩意义特点

词的色彩意义是指由于人们的主观态度而产生的附加意义。福川方言词汇的色彩意义和普通话词汇的区别具体表现在褒贬色彩和风格色彩方面。

(1) 褒贬色彩的差异

一些词在普通话中表示中性或褒义，在福川方言中表示贬义，例如：

【尖】除了像普通话一样作为中性词表示物体末端，“尖”在福川方言中还作为贬义词表示“小气”。

例如：渠这个人最尖，别想从渠那里得一点好处。

【精】“精”在普通话中是作为褒义词使用的，但是在福川方言中变成了含有贬义色彩、中性色彩的词。它包含两种意义，一是指“精明”，例句：这个人精得很。二是指“狡猾”，例句：他家人都精得很，生怕吃一点亏。除此之外，“精”在福川方言中还表示“瘦”的意思，把“瘦肉”说成“精肉”。

【能】除了在普通话中作为褒义词表示“能干”，“能”也在福川方言中作为贬义词形容一个人爱出风头。例句：渠能就让渠来弄。

(2) 风格色彩的差异

福川方言常常对人的生老病死等不好的现象进行避讳，或将不好直接表达的事情以更加委婉的方式进行表达。例如：把生病说成“不快活”，有人去世了说成“达百年”，“怀孕”说成“身上有的了”，“月经”说成“洗身上”。福川方言中对“生病”“去世”“怀孕”等词语的委婉表达，反映了当地社群对灾难与死亡的避讳心理，也体现了方言与民俗文化的深层互动。

3. 福川吴语词汇总体特点

3.1. 福川吴语的存古性

正如上文绪论中所说，福川村由于距离城镇较远，受到其他语言接触的影响相比于其他的宣州吴语方言点要小，因此具有存古性，最显著的表现在于福川方言中仍然保留了大量的古语词。而这些古语词多不见于普通话中。以下选择部分有代表性的古语词进行举例：

【洒】淋雨，福川方言中会说“洒得跟个倒毛鸡样的。”即淋了雨，像落汤鸡一样。《玉篇》“落也，槌也”。

【漉】福川方言中指下雨的时候由于有风，雨水斜着落下来。《广韵·效韵》“漉，雨溅也”。例如：打漉雨了，快点把窗子关起来。

【喫】吃，《广韵》入声锡韵苦击切：“喫食。”普通话现在只用“吃”，而在福川方言中“吃饭”说成“喫饭”，“抽烟”说成“喫烟”，“喝茶”说成“喫茶”等。

【晏】晚、迟，《说文解字》中写道：“晏，天清也。从日安声，乌谏切。”这里“晏”的意思是“天气晴朗”。而在《论语·子路》中记载：“冉子退潮，子曰：‘何晏也？’。”皇疏：“晏，晚也。”在《论语·子路》中，“晏”的意思是“晚、迟”，它的词义发生了改变。虽然“晏”表示“晚、迟”的用法在今天的现代汉语普通话中已经消失，但是在福川方言中还依然可以见到，比如福川方言中会说“你来得好晏。”“你家晚饭吃得好晏。”

【囤】藏，《集韵》：“囤，口浪切，音亢。藏也”。由名词“封闭储存有物件的管子”引申为动词“隐藏物品”。福川方言中没有“藏”这个词，表示“藏起来”的意思只用“囤”，例如：快把这个东西囤起来。

【鼓】把包着或卷着的东西打开，《集韵》上声厚韵他口切：“他口切，音斜。展也”例如：把那个塑料袋鼓开来。(把那个塑料袋打开)

【斲】剝、切，《玉篇》卷十七刀部子践切：“剝发也，減也，切也”。

【痲】收缩，《集韵》去声有韵即就切：“痲，缩也。”例如：衣服都痲在一起了。

【润】用嘴浅尝，《说文》：“润，饮也”。例如：这个药太苦噶²，渠只润噶²一小口。

【搨】用力按压，《广韵》入声觉女角切：“捉搨也”。《说文解字》：“按也。从手弱声。泥革切。”例如：搨起来(按住使其合起来)。

【抻】伸，《集韵》：“申也，引戾也”，音“痴邻切”。今天的“抻”在福川方言中仍然表示伸展，如：你把腿抻抻。

【**拥**】套，《集韵》平声东韵徒东切：“推复引也”。如：拥絮窠(套被子)。

【**炆**】融化，溶化，《广韵》平声阳韵与章切：“释金也”。例句：外头的雪开始炆了。

【**煨**】在热的火灰中烤东西，《广韵》平声灰韵乌恢切：“搪煨火”。如：把菜煨煨。

【**吮**】吮吸，《广韵》入声觉韵所角切“口喻也”，《说文解字》“吮也”。如：放在嘴里使劲吮。

以上举例的词保留了古语词的特征，使得福川方言更加古老典雅，更具有表现力。宣州吴语中保存的古语词也具有重要的历史词汇学价值。

3.2. 福川吴语的创新性

福川方言不仅存在相当数量的古语词，随着时代的发展，也出现了很多的变异词与创新词。李如龙(2000)将方言变异词定义为在继承前代词语的基础上，意义与用法发生显著变化的词语[16]。福川方言中的变异词体现了语言系统的自我调节机制，是方言在面对社会变迁时产生的适应性反应。除了上文福川吴语词汇意义特点中的三个表现：义位多少、意义范围大小、所指的对应关系中所列举的词语之外，下列也是福川方言中较为典型的变异词：

【**看**】“看”的本义是“看护”，后来引申为“饲养、抚养”之意。比如福川方言中“看猪”“看鸭”“看鸡”“看狗”等都表示饲养动物，除此之外，“看”在福川方言中还有“生育”的意思，而且特指人类生孩子，动物类的生孩子则会使用其他的动词。例句：渠家媳妇昨天看了一个小人。(他家媳妇昨天生了一个小孩。)

【**招呼**】“招呼”在普通话中的是指是一种礼貌行为，意思是用言语、手势等方式招引，但是在福川方言中“招呼”还有“看守”的意思，如：招呼行李，小心小偷。此外，“招呼”还有当心、留神的意思，常表示一种威胁语气，如：招呼你妈妈打你。

【**野**】除了普通话中表示“野外，野外的”之外，福川方言中的“野”还可以表示“在外面疯玩”。例句：渠达一天到晚就晓得蹲外头野。(他们一天到晚就知道在外面疯玩。)

【**盘**】除了在普通话中用作名词表示“扁而浅的盛东西的器具”之外，“盘”在福川方言中还可以作为动词表示“玩耍”，比如“盘来盘去”一词的意思是把东西在两只手之间不停地来回玩弄，暗含说话人对该动作行为厌恶的情绪。例句：好好吃饼干，别盘来盘去的。

【**猴**】除了在普通话中表示“猴子”这种哺乳动物，“猴”还在福川方言中用作动词表示“依附”，例句：这个小孩喜欢猴在我身上。(这个小孩喜欢贴在我身上。)

【**做怪**】普通话中“做怪”表示“开玩笑”，但在福川方言中却表示“假模假样，办坏事”。例句：这件事没办成，是渠在里头作怪。

【**摸**】“摸”在普通话中是动词，指用手接触或轻轻抚摸，但是在福川方言中还可以作形容词，表示“动作很慢”的意思，例如：他做起事来摸煞人。(他做起事情很慢。)

4. 新老派福川方言词汇比较

语言并非一成不变，在发展的过程中会受到地域、人文等各个方面的影响。词汇在语言三要素中最活跃，不同的时代背景、地域环境、受教育程度都会使方言词汇的使用产生差异，这就是方言词汇的内部差异。分析方言的内部差异有助于揭示方言发展的规律，寻找方言的变化原因，从而了解方言的未来发展趋势，为方言保护提供依据。

生活在不同时代的人，由于所接触到的事物不同，那么在词语的选择上就会有所不同，从而产生新派和老派的区别。游汝杰(2004)关于老派年龄 60 岁以上、新派 30 岁以下的界定标准已在学界得到广泛认可与应用[17]。本部分将福川方言中的新老派词汇进行对比分析，见表 14。

Table 14. Examples of lexical differences between the older and younger generations in the Fuchuan dialect
表 14. 福川方言新老派词汇的举例

福川方言词	普通话词	福川方言词	普通话词	福川方言词	普通话词
太阳	日头	太阳	向阳	朝阳	向阳
虹	七=腔=	虹	闪电	拉霍	闪电
端午节	端阳节	端午节	雨鞋	胶筒	雨鞋
每天	天天	每天	结冰	上冻	结冰
糯米	江米	糯米	树林	树窠	树林
土豆	洋芋头	马铃薯	豇豆	豆角	豇豆
蝌蚪	蛤蟆秧	蝌蚪	青蛙	蛤蟆	青蛙
老鼠	野七=	老鼠	母猪	□妇	母猪
方桌	八仙桌	方桌	厕所	告上	厕所
客厅	堂前	客厅	厨房	灶口	厨房
爸爸	阿爸	爸爸	阿姨	□□	阿姨
眼睫毛	眼睛毛	睫毛	发烧	发热	发烧
狐臭	貉毛骚	狐臭	膝盖	膝头卜=子	膝盖
开裆裤	蛤蟆裤	开裆裤	礼物	礼	礼物
头绳	扎头发的	头绳	内裤	裤头子	内裤
抽筋	僵筋	抽筋	丢人	现世	丢人
便宜	巧	便宜	游泳	会水	游泳
路费	盘缠	路费	自行车	钢筋车	自行车

普通话的推广是产生这类新老派词汇使用差异的主要原因。普通话的不断推广导致其对人们生活的影 响逐渐加大，新派福川方言常常会受到普通话词汇的影响，这体现了福川方言的创造性，比如：“舒服”在老派福川方言中通常说成“快活”，而新派方言除了保留老派福川方言中“快活”的说法，还采用了与普通话相同的说法“舒服”。除此之外，更多的情况是直接舍弃老派福川方言中的说法而采用与普通话相同的说法，比如“游泳”原本在老派福川方言中叫做“会水”，但是新派中叫做“游泳”，不再使用老派福川方言中的说法“会水”。

我们不难发现，新派在继承老派方言词汇的时候，更加倾向于继承保留那些符合当下潮流趋势的，更加通行的，适合年轻人使用的词汇，其中尤其以和普通话说法相同的词汇居多。相应地，就会抛弃那些较为迷信的、粗俗的、陈旧的、累赘的方言词汇。由此看出，福川方言的发展趋势是不断地向普通话靠拢。

5. 结语

本文以安徽宣城市宣州区福川村为调查点，在田野调查材料的基础上，对福川吴语的词汇系统进行了较为系统的描写与分析。通过从词形、构词方式以及词义等多个角度入手，揭示了福川吴语在词汇层面的基本特征，包括语素选择差异、音节结构变化、重叠构词的广泛运用以及词义扩展与转移等现象。调查发现，福川吴语既保留了大量古汉语词汇，体现出显著的存古性，又在长期语言接触和社会变迁中不断产生新词与变异词，呈现出明显的创新性。此外，通过对新老派词汇的对比可以看出，在普通话强

势影响下, 福川吴语正逐渐向通用语靠拢, 部分传统词汇面临弱化甚至消失的趋势。这些现象也给我们一定的启示: 方言不仅是交流工具, 也承载着地方文化和生活经验。在使用范围逐渐缩小的情况下, 一些具有地方特色的词汇可能会慢慢消失, 因此有必要对方言进行及时的记录和整理, 同时在日常生活中加以关注和传承。

参考文献

- [1] 郑张尚芳. 皖南方言的分区(稿)[J]. 方言, 1986(1): 8-18.
- [2] 谢留文. 宣州片吴语古并母字的演变及相关问题[C]//何大安, 编. 汉语与汉藏语前沿研究——丁邦新先生八秩寿庆论文集. 北京: 社科文献出版社, 2018.
- [3] 袁丹. 宣州片吴语全浊声母的音变[J]. 语言研究集刊, 2023(2): 48-69.
- [4] 蒋冰冰. 宣州片吴语全浊声母的演变[J]. 方言, 2000(3): 243-249.
- [5] 朱蕾. 宣州吴语铜泾型古全浊声母的演变[J]. 方言, 2009, 31(2): 171-181.
- [6] 沈明. 安徽宣城(雁翅)方言[M].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6.
- [7] 刘祥柏, 陈丽. 安徽泾县查济方言[M].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6.
- [8] 赵日新. 安徽省的汉语方言[J]. 方言, 2008(4): 361-375.
- [9] 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 等. 中国语言地图集[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12.
- [10] 葛剑雄. 中国移民史[M]. 福州: 福建人民出版社, 2002.
- [11] 钱乃荣. 吴语研究[M]. 上海: 上海教育出版社, 1992.
- [12] 刘丹青. 语法调查研究手册[M].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7.
- [13] 曹志耘. 汉语方言地图集[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08.
- [14] 曹志耘. 汉语方言的地理分布类型[J]. 语言教学与研究, 2011(5): 11-19.
- [15] 高然. 汉语方言词汇比较研究方法论[J]. 语文研究, 1999(4): 8-14.
- [16] 李如龙. 论汉语方言比较研究(下)——世纪之交谈汉语方言学[J]. 语文研究, 2000(3): 11-18.
- [17] 游汝杰. 汉语方言学教程[M]. 上海: 上海教育出版社, 2004.